

大众文化理论（修订版）



[大众文化理论（修订版）_下载链接1](#)

著者:陆扬 著

[大众文化理论（修订版）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内容很少，，大众文化理论

送货小哥服务态度特别好 很亲切

买了很多书，慢慢地看吧。

陆扬的书 很不错，多看一些收获多。

还不错还不错

还是比较有中国特色，不过整体仍有一定可读性

很好，内容写的比较好，喜欢++++推荐++++赞。很不错的书，对我们很有帮助。
建议购买！

书很不错，快递也很好，书包装好，没有褶皱，没有脏的地方，好书

嗯，简洁

好评

小说巨篇化主要反映出来的，其实是文本空间的扩大，因为书页是文字的空间，而文字决定了小说的内容，因此当小说越巨篇，表示其中需要处理到的空间调度越趋庞大（所以像《追忆逝水年华》这种如此巨篇空间却又如此简单的小说，大概只有强调心象世界的纯文学做得到），推理小说又并非公路电影式的文类，无法单纯的一路接驳到终点，所有的空间跨越都必须有线索与谜团在背后支撑，这也注定了谜团的繁复化。而过去我们所习见的岛田庄司，其实是善于将看似不可能解答的谜团与简单利落干净到

近乎神迹的解答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有着鸿沟式的转变，似乎同时证明了这五本小说做为其「神话论」的实践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而他具体实践的成果，则似乎是将神话化约成「普世性的谜团」与「侦探的优位化」，在前者而言，正因为神话是「经验」而非「创造」，所以当谜团能够跨越整个世界，在各地布下痕迹时，只是经验其一的人是无法破解其真正面貌的，因为谜团的普世性加强了其难度，却也因为这样得要加强其繁复度；当谜团如此庞大而破碎时（因为各地都只有一小块谜），唯有接近神的男人才有可能拼凑出其全貌，得以理解神话的源头，这也让侦探有着在小说中极强烈的优位化趋势。

——关于侦探的优位化，其实还有些东西可以说，因为侦探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解释神话者，因此在他身边的凡人必须越少越好，这造成了既晴所言助手的极小甚至消失；而也因为优位者理应垂手听得神话便可解释，于是小说中的侦探就越来越不主动办案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四大奇书中，为了办案御手洗需要经历的国家越来越多，所涉及的专业知识也越来越多，同时为了强调这种神话的集体经验性，岛田庄司也援用了越来越多的宗教知识或是超自然体验来加强辅助（叙事者越来越多也大体基于此点）。只是这种实验看来并无法称得上成功，特别在于当小说成为连作者本身都无法驾驭的时候，神的破灭则会造成神话的破灭。

有人对大众文化的崛起耿耿于怀，认定它的商业和娱乐特征会造成固定化消费模式，从而把文化和大众一并推向平庸。但理论家在关注、引导大众文化的同时，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一文化内在机制中的积极因素？当人习惯于居高临下数落大众文化，假如有一天大众文化自己开口说话，又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本书基于这一立场，介绍、评述了西方大众文化的来龙去脉、它在当代中国接受模式的变迁，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以阐明大众文化在从反面走向正面的历史过程中，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进步而非倒退陆扬，1953年出生于上海，1990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曾先后在美国Augustana

学院和法国巴黎高师哲学系做访问学者。著作主要有：《德里达：解构之维》、《精神分析文论》、《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欧洲中世纪诗学》、《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文化研究导论》、《死亡美学》等。译著主要有：《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呼啸山庄》、《重构美学》（合译）、《第三空间》（合译）等。

陆扬，1953年出生于上海，1990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曾先后在美国Augustana

学院和法国巴黎高师哲学系做访问学者。著作主要有：《德里达：解构之维》、《精神分析文论》、《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欧洲中世纪诗学》、《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文化研究导论》、《死亡美学》等。译著主要有：《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呼啸山庄》、《重构美学》（合译）、《第三空间》（合译）等。

陆扬，1953年出生于上海，1990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曾先后在美国Augustana

学院和法国巴黎高师哲学系做访问学者。著作主要有：《德里达：解构之维》、《精神分析文论》、《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欧洲中世纪诗学》、《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文化研究导论》、《死亡美学》等。译著主要有：《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呼啸山庄》、《重构美学》（合译）、《第三空间》（合译）等。

陆扬，1953年出生于上海，1990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曾先后在美国Augustana

学院和法国巴黎高师哲学系做访问学者。著作主要有：《德里达：解构之维》、《精神分析文论》、《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欧洲中世纪诗学》、《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文化研究导论》、《死亡美学》等。译著主要有：《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呼啸山庄》、《重构美学》（合译）、《第三空间》（合译）等。陆扬，

1953年出生于上海，1990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曾先后在美国Augustana

学院和法国巴黎高师哲学系做访问学者。著作主要有：《德里达：解构之维》、《精神分析文论》、《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欧洲中世纪诗学》、《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文化研究导论》、《死亡美学》等。译著主要有：《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呼啸山庄》、《重构美学》（合译）、《第三空间》（合译）等。

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下，大众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近年的研究倾向也表现出对大众文化相当的“亲热”。大众文化的突袭与猛攻，使得一切都显得那么脆弱。

致使大众文化流行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它的颠覆性。无序带来的快感让人们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亢奋。詹明信在考察洛杉矶波拿文彻宾馆时，对于它所体现的大众性作出了较为深刻的思考：“这家宾馆完全没有办法在其商城，就其本身或与消费者建立任何秩序。在这种组织性失败当中，人类身体的能力，即‘从感官上组织切身的环境，在认识的意义上测绘身体在可测绘的外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能力，被超越了。”使得其具有“超越”的能力的，正是大众文化中自由意志的作用。

在这里，我决定主要通过教育来适当地阐述一下自由意志。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作为一种独立的机构而存在是有道理的，那是由于需要传授文化、知识，激发技能，交流信息，并且对学生提供一系列生活上的辅助服务的缘故。另外，学校还是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因而具有文化适应或者超越文化适应的作用，作为一个较为庞大的系统进入更大范围的社会，进行着升级层次的运转。不管怎么说，将学校的任务定位在诱导和激发学生的思想理念和潜在技能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涉及到了自由意志。学校特别是高校应该在致力于调动学生模仿技能的基础上，对他们的自由意志进行科学的诱发。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文明的成长有赖于创造力的领导，有意识的努力和有目的的奋斗总是推进历史的重要动力。看看我们文明史的源头吧，自由意志总是激发着人类与自然环境进行不懈的抗争，再后来则是社会环境。在当今的多元文化社会中，众多类型与形式的文化越来越多地显现为动态，而非静态的成果式的展览。“文明不会始终彼此隔绝，而是不断地以和平或非和平的方式相互碰撞”，每一种文化都在与其他文化的沟通、碰撞、交流、融合中显示出新的发展态势。此外，在互动地有机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各种深层次价值得到新而且全的体现。在这样的多元文化氛围中，自由意志表现得更加富有意义，显得更珍贵。当代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回归到对于精神本质的循诱，而不是仍然停留在培养技能甚至流于传授知识的低层面。小约翰·B·科布教授在他的《后现代主义与公共政策》中写有这样一段话，我借用它来佐证一下：“在适当的时候引导人们关注适当的命题乃是说服的艺术，说服常常被理解为使周围的听众赞同说话人自己的观点，而且它能够具有这一特性。但是，这里提倡的那种说服还包括关注学生迄今尚感茫然的各种可能性。他们和这些可能性有什么关系是次要的，因为当学生们遇到各种新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会有更大的自由，他们会在一个先前不可能具有这种自由的领域中进行选择，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正是增进自由。”就是如此，如果社会特别是教育系统能够把对自由意志的引导认识为一项重大的课题，我想社会文化力的提高速度会理所当然地加大。

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有过更为深入的细致分析，其中最著名的应无疑是他对流行音乐的批判。阿多诺本人是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不但多有理论建树，而且作曲。这在西方音乐理论史上并不多见。公元6世纪，哲学史上有“最后一个罗马人”之称的波爱修（Boethius），在他后来对中世纪音乐理论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一书中，提出过感官作为音乐的载体虽然不可或缺，真正能够欣赏和音奥妙的，还非理性莫属。他的结论故此是：真正的音乐家不是演奏家，甚至不是作曲家，而是理论家，因为唯有理论家熟谙音乐的数理法则。至于真正的音乐家何以必然是理论家而不是

演奏家和作曲家，波爱修也有独到的解释：演奏家有技巧，有本能，然于音乐本身理解无多，是以只是亦步亦趋的仆人；同理，作曲家生来会唱，却不是依凭思考和理性，而靠一种自然本能，他无异于工匠，领略不到音乐为理论方能企及的那种难以言喻的美。理论家不消说就是他本人，这有他自信必能流芳百世的著作为证，无需多加说明。但显而易见阿多诺不是波爱修一类学者，他对前卫音乐造诣尤深，非一般理论家能够企及，这也是他的音乐理论即便到今天也依然流行不衰的原因之一。

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纯然是文化工业的商业制作，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标准化，二是伪个性化。比如说，流行歌曲外表上五花八门，实质上却是千篇一律，其唯一的追求就是挖空心思玩弄所谓的技术效应。总之它们愈益变得就像某个核心结构的彼此间可以相互替换、相互替代的不同部分。故标准化是指流行歌曲如出一辙的相似程序，伪个性化是指它们之间偶尔出现的一些差异。标准化显示的是文化工业如何在它生产的音乐中挤干一切挑战的、独创的和原生的成分。伪个性化则是埋下一个陷阱，将本质上毫无个性的东西用竞新斗奇的外观给包装起来，说穿了玩的就是些改头换面的把戏。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的这两个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归咎于文化工业的拜物教性质，其结果必然导致听众鉴赏力的退化，这与日常生活中文化工业教授给它们的顺从态度，毫无二致。

阿多诺称他对爵士音乐甚至有一种恐惧感。他说，jazz（爵士）这个词使他想起德文中的Hatz（猎狗），叫人联想到张开血盆大口的一群猎狗在追逐一只在劫难逃的小动物。他指出爵士音乐不是在表达解放，相反是鼓励被异化的个人认同他的文化现实。它没有超越异化，而是强化异化，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它是用集体代替个人幻想的假民主，其即兴式的演奏亦不过是在重复一些基本形式，是一种道地的伪个性化。如果说爵士乐中还存在什么否定的因素的话，那么只可能存在于其中含含糊糊的性的含义之中。就是爵士乐透露出来的性的消息，阿多诺讽刺说，也是经过阉割了的。

与流行音乐形成对照的是阿多诺称之为严肃音乐的古典音乐特别是前卫音乐。后者他认为每一个细节都表征出作品完整的音乐意味，又在整体中占有它自己独特的地位。这与流行音乐和轻音乐，是判然不同的。反之流行音乐中曲子的开端可以为无数其他曲目的开端替代，它的每一个细节也都可以为其他细节替换与流行音乐和轻音乐，是判然不同的。反之流行音乐中曲子的开端可以为无数其他曲目的开端替代，它的每一个细节也都可以为其他细节替换，因为它的功能不过就像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但是说到底，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区别，还在于它们的标准化和非标准化。用阿多诺的话说，在贝多芬和优秀的严肃音乐中，细节事实上包含了作品整体，而且把人引向整体的展现，是根据整体的观念演绎出来。而在流行音乐中，整体和细节的关系是偶然的，细节并不带有整体的印记，整体就像一个外加上去的框架。正因为严肃音乐超越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标准化特点，不屈从于文化工业的商品拜物教，在阿多诺看来，它就成了难得几种向文化工业提出挑战的态势之一。

阿多诺特别钟情现代前卫音乐。1949年出版的《新音乐哲学》堪称阿多诺音乐理论代表作，作者开篇就说，此书应视为《启蒙辩证法》的一个补充。这可见阿多诺是把他的音乐理论看作其社会哲学探讨的组成部分的。诚如阿多诺社会哲学的母题是拯救人对现实的绝望，《新音乐哲学》中他一脉延承这个母题，明确提出现代音乐可以作为一个中介，拯救人对现实的绝望。他认为传统音乐正在具有文化工业特征的音乐消费中衰亡，代之崛起的则是对音乐与听众之间的病变现实作坚决否定的前卫音乐，如以勋伯格、韦伯黑和贝尔格等人为代表的维也纳乐派。前卫音乐之所以具有拯救绝望的作用，是因为它展示了一种现实尚无，但被期待着出现的幻想图式，使人类真实的理性在作品中得到实现。这理性是种超越的精神理性，与工业社会中主宰日常生活的实用理性判然不同，它超越了异化的现实，挽回了失去的希望。 查看全部

[大众文化理论（修订版）_下载链接1](#)

书评

